

直到最后一块拼图落下，你才能看清全局。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五芒星

M a r e k o r s

Jo Nesbø

东外借

CA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五芒星

M a r e k o r s

Jo Nesbø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芒星 / (挪威) 尤·奈斯博 (Jo Nesbo) 著;
林立仁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Marekors
ISBN 978-7-5404-8718-8

I. ①五… II. ①尤…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6825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7-144

MAREKORS by JO NESBØ

MAREKORS: Copyright © Jo Nesbø 2003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中文版出版发行

上架建议: 畅销·悬疑小说

WUMANGXING

五芒星

作者: [挪威] 尤·奈斯博

译者: 林立仁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董卉

特约编辑: 陈晓梦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支持: 李天语 徐燧

封面设计: 利锐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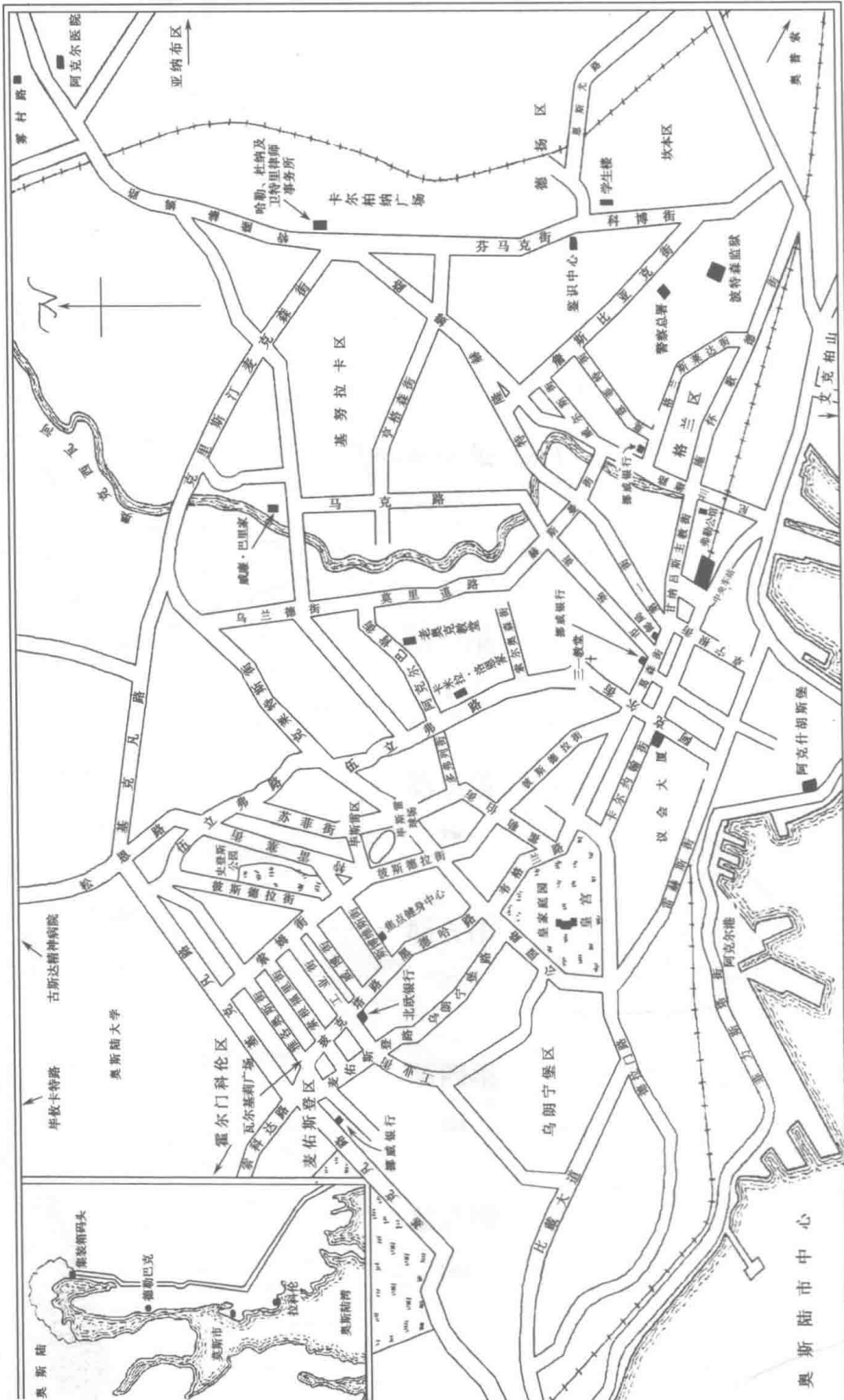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718-8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奥斯陆市中心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部

1

第二部

47

第三部

101

第四部

221

第五部

267

第一部

“只被切断一根手指可以流这么多血？”

“可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

“这代表手指被切断的时候，她的心脏还在跳动。也就是说，她的手指是在她被射杀前切断的。”

星期五 蛋

这栋房子建于一八九八年，就建造在黏土地基上，如今西侧已有些微下陷，雨水因此能溢过门板下方的木制门槛。雨水继续穿过卧室，在橡木拼花地板上留下水渍，向西流去。水来到凹处，稍做停留，等待更多水注入，然后像一只紧张兮兮的老鼠沿着踢脚线急匆匆地奔行。这时水已分作两路，在踢脚线下寻找可行之路，偷偷摸摸地前进，直到遇上橡木地板尽头和墙壁之间的裂缝。裂缝内躺着一枚五克朗硬币，上面镌刻着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的侧面头像和年份。年份是一九八七年，正是这枚硬币从木匠口袋里掉出来的前一年。那几年景气繁荣，阁楼需求量大，必须在短时间内完工，因此木匠掉了这枚硬币也懒得去找。

水没花多少时间就在拼花地板下找到一条可供穿行的通道。这间屋子曾在一九六八年漏水，也就是公寓盖了新屋顶的那年。除了那年之外，橡木地板一直未受打扰，保持干燥，持续收缩，使得屋子深处两块橡木地板间的裂缝几乎达半厘米宽。水逐渐滴上裂缝下的横梁，继续往西流去，然后渗入外墙，渗入灰泥和砂浆的混合物中。

这些灰泥和砂浆是由雅各布·安德森在一百年前的仲夏时分混合的。雅各布是个技艺娴熟的泥水匠，育有五名子女。他和当时奥斯陆其他泥水匠一样，自行混合砌墙用的灰泥和砂浆。他不只对石灰、沙砾和水的调配有自己的特殊比例，还在里面加入了独门材料，也就是马毛和猪血。他认为毛和血可以促使灰泥聚合，提升其强度。这不是他想出来的，他对当时

听了这事而摇头不已的同行解释，他的苏格兰裔父亲和祖父都习惯在灰泥里添加羊毛和羊血。虽然雅各布放弃了自己的苏格兰姓氏，换上一个做生意用的挪威姓氏，但他认为没有必要背叛自己身上传承了六百年的苏格兰血统。有些泥水匠认为雅各布在灰泥中混入毛和血是不道德的，有些泥水匠则认为他与恶魔为伍，不过大多数泥水匠只是取笑他。也许正是他们促使了下面这则传说广为人知，并在发展迅速的克里丹亚镇代代相传。

根据传说所述，基努拉卡区一个马车夫迎娶了来自韦姆兰省的表妹，婚后两人搬进一栋公寓，公寓有一室一厨，位于塞路斯街住宅区，而建造这栋公寓的泥水匠正是雅各布。不久后这对夫妇生下一子，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生来就有一头深色鬃发和一双褐色眼珠，但他们夫妻俩却都是金发碧眼。这件事激起了马车夫的妒恨本性。一天深夜，他将妻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带进地下室，然后砌起一道砖墙把她封在里头。妻子的尖叫声被裹在厚砖墙里，传不出去。双手受缚的她站在两道砖墙之间，只能试着从砖墙的缝隙间挤出去。丈夫本以为妻子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殊不知砖墙其实可以透气。最后这可怜的女人只能张开嘴巴，用牙齿攻击砖墙。此举也许有那么一丝成功的机会，因为苏格兰泥水匠雅各布在水泥中混合了毛和血，以为可以节省昂贵的石灰成本，却使得砖墙留有孔隙。这个来自韦姆兰省的女子用一口强健的牙齿展开攻击，使得砖墙逐渐崩落。然而悲哀的是，求生的意志使得她嘴里塞进一口又一口的灰泥和砖屑，最后让她无法咀嚼、吞咽或吐出唾液，气管被沙砾和一块块灰泥堵住。她面色发青，心跳渐缓，最后停止呼吸。

她进入了大多数人认为的死亡状态。

然而根据传说所述，猪血的味道产生了一种效果，让这不幸的女人以为自己依然活着，并立刻挣脱束缚双手的绳子，穿越砖墙，再度行走于路上。基努拉卡区的一些老人从小就听闻这则传说，至今仍记得这个女人长了一个猪脑袋，手中持刀四处游走，看见深夜有孩童在外游荡，就割下他们的

首级。她必须尝到血的味道才不至于消失。当时很少人知道泥水匠雅各布的名字，但雅各布一直孜孜不倦地调制他的独门灰泥。三年后，雅各布在如今漏水的那栋屋子里工作，却不慎从鹰架上跌落，身后只留下两百克朗和一把吉他。直到一百年后，泥水匠们才开始在搅拌水泥时添加人造毛发纤维，米兰一间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才发现耶利哥之墙^①添加了血和骆驼毛作为强化之用。

然而绝大部分水不会渗入墙内，转而从墙壁下方穿过，这是因为水就跟懦弱与性欲一样，总是会从最低下处寻找出路。起初，水会被梁桁间一块块的粒状隔绝材料吸收，但随后又有更多水涌来，隔绝材料很快就吸饱了水。于是水穿过隔绝材料，浸湿了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一日发行的一份报纸，报上说建筑业的繁荣可能已达巅峰，那些寡廉鲜耻的房产投机客未来势必会有苦头可吃。报纸第三页则说，上周发生的年轻护士命案，目前警方仍未掌握任何线索，这名护士在浴室遭人刺杀身亡。同年五月另有一名女子在奥克西瓦河畔被发现，女子遭人杀害，肢体不全，凶手使用的手法跟护士命案一样，但两起命案是否互有关联，警方不予置评。

水流经报纸，也流过报纸下方的木质地板，以及地板下方楼下的油漆天花板内部。一九六八年房屋漏水整修时，曾使这部分天花板受损，于是水渗进孔隙之内，形成水滴，悬垂在天花板上，直到它达到一定的重量。当地心引力大于表面张力，水滴就脱离天花板，大约坠落三米半，来到下坠轨道的终点，坠入水中。

菲毕卡·克努森用力吸了口烟，再呼到公寓四楼开着的窗户外。这是个温暖的午后，后院里，受阳光炙烤的柏油路面将空气往上推升，带起烟雾沿着这栋浅蓝色公寓的外墙向上飘浮，最后消失无踪。屋顶另一侧可以

① 《圣经》中记载的不可摧毁的城墙。

听见平常十分繁忙的伍立弗路上只传来一辆车子的行驶声。大家都度假去了，整座城市几乎成了空城。一只不懂得避开暑气的苍蝇六脚朝天躺在窗台上。公寓面对伍立弗路的那一侧比较凉爽，但菲毕卡不喜欢那边的景观。从那边望出去可以看见救世主墓园，园内挤满名人，有名的死人。公寓一楼是一家商店，招牌上写的是“纪念碑”，换句话说，这里贩卖墓碑，可以说这家店相当“贴近市场”。

菲毕卡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

暖和的天气来临时，她十分开心，但这份开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如今她渴望的是凉爽的夜晚和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今天早上画廊里只来了五个客人，下午只来了三个。百无聊赖之余，她抽掉一包半的香烟，这使得她心跳加速，喉咙干疼，老板打电话来问生意如何，她几乎难以发出声音。一如往常，她回到家，刚把土豆放进锅里，空荡荡的胃就立刻涌现食欲。

两年前菲毕卡认识安德斯之后就戒了烟。安德斯不但没要求菲毕卡戒烟，甚至不反对她抽烟。他们是在大加那利岛认识的，当时安德斯为了好玩，还跟菲毕卡讨了一根烟来抽。返回奥斯陆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同居了。同居之初，安德斯曾说他们的关系也许可以容许少量二手烟的存在，还说那些癌症研究人员未免言过其实，而且他可能很快就能适应衣服上的烟味。第二天早上，菲毕卡就做了决定。几天后，两人共进午餐，安德斯说他有好一阵子没看见她手中夹烟了，她回答说自己其实没那么爱抽。安德斯微微一笑，俯身越过餐桌，抚摸她的脸颊。

“你知道吗，菲毕卡？我也觉得你没那么爱抽烟。”

她听见身后的锅里传出热水沸腾声，望着手中的香烟。再抽三口吧。她抽了第一口。毫无滋味可言。

她是什么时候又开始抽烟的？她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去年吧，自从安德斯开始出差，长时间不在家之后。还是新年夜，当她开始几乎每晚加班之后？是不是因为她不快乐？她是不是不快乐？他们从不争吵。他们也

几乎不做爱了，但安德斯说这是因为他工作辛苦，一句话就结束了这个话题。两人即使难得做个爱，也提不起劲，只因安德斯心不在焉。于是菲毕卡明白，她的心也不必放在这里。

他们不曾真正大吵一架。安德斯不喜欢扯开嗓门说话。

菲毕卡看了看钟：五点十五分。不知道安德斯跑哪里去了，他只是含糊地说会晚点回来而已。她按熄香烟，把烟屁股扔进后院，回到炉前查看土豆，拿起叉子叉进最大的那颗。快熟了。只见沸腾的水面上有许多小小的黑色块状物在上下跳动。奇怪了，这些黑色块状物是从土豆还是锅里跑出来的？

她开始回想上次用这口锅是什么时候，这时正好听见大门打开，接着从门廊传来喘息声和鞋子被踢落的声音。安德斯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吃什么？”他问。

“炸肉饼。”

“哦？”这个字的尾音扬起，形成问句。她大概明白安德斯的意思：又吃红肉？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点鱼才对？

“好吧。”安德斯语调平淡，俯身往锅中瞧去。

“你干吗去了，怎么全身湿答答的都是汗？”

“我今天晚上没做什么运动，所以骑自行车去松恩湖转了一圈。水里这些黑黑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菲毕卡说，“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

“你不知道？你以前不是当过什么厨师来着？”

安德斯伸出食指和拇指灵巧地夹了一小块黑色物体出来，放进嘴里。菲毕卡凝视安德斯的后脑勺和他的褐色细发。她曾经觉得安德斯的头发很有魅力，梳理整齐，长度适中，发型偏分。她也曾经觉得安德斯一脸聪明相，是个有前途的男人，他的未来容纳得下两个人。

“什么味道？”她问。

“没什么味道，”他说，依然俯身在炉子上方，“是蛋。”

“蛋？可是我洗过锅了……”她猛然住口。

安德斯转过身来：“怎么了？”

“这里有……一滴东西。”她指着安德斯的头。

安德斯皱起眉头，摸了摸后脑勺。两人同时后退一步，抬头朝天花板看去。只见白色天花板上悬着两滴水。菲毕卡有点近视，若是水滴反光，她是看不见的，但那两滴水并未反光。

“看来卡米拉家淹水了，”安德斯说，“你去楼上按她家门铃，我去找管理员。”

菲毕卡凝望天花板，又低头看了看锅里的块状物。

“我的老天。”她低声说，感觉自己的心跳又快了起来。

“又怎么了？”安德斯问。

“你去找管理员，叫管理员去按卡米拉家的门铃，我去报警。”

星期五 人员休假

奥斯陆警察总署位于格兰区，矗立在格兰区和德扬区之间的山顶，俯视奥斯陆市中心的东区。警署大楼完工于一九七八年，由玻璃和钢材建构而成，整栋建筑不见任何斜面，呈完美对称。负责设计警署大楼的“塔叶、托普及奥尔森建筑师事务所”曾因这个设计而获奖。负责在大楼七层和九层的狭长办公室两侧装设电线的一名电工则获得社会补助，除此之外，这名电工还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只因他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摔断背脊。

“我们家七代以来都是泥水匠，必须学会在天地之间保持平衡，但最后总会被地心引力拉下来。我的爷爷想逃离这个诅咒，但这个诅咒横渡北海，跟着他漂洋过海来到挪威，所以你出生那天，我发誓绝对不让你走上相同的道路。我以为我成功了，因为你当了电工……电工到底为什么要跑到六米高的地方？”

勤务中心发出的电话信号沿着这名电工铺设的铜芯电线行进，穿过楼层之间用工厂预拌水泥砌成的天花板，抵达六楼犯罪特警队队长毕悠纳·莫勒的办公室。莫勒正坐在椅子上纳闷，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期待还是害怕一家人即将前往欧斯市的山间小屋度假。欧斯市位于卑尔根市外，七月的欧斯市通常都和飘雨的坏天气画上等号。天气预报说奥斯陆将有热浪来袭，莫勒不反对用欧斯市的毛毛细雨来替代奥斯陆的热浪，但要在没有任何娱乐资源的环境中，只用一副少了红桃J的扑克牌让他那两个精力过剩的年幼儿子一直有事可做，实在是个挑战。

莫勒伸长一双长腿，一边用手搔搔耳后，一边接听电话。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莫勒问。

“楼下天花板漏水，”勤务中心传来的声音答道，“管理员和住在楼下的男性邻居去按门铃，可是没人应门。门没上锁，他们就开门进去了。”

“好。我会派两个人过去。”

莫勒放下话筒，叹了口气，伸出手指在桌上一份值班表上依序滑动。队里有一半人员休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如此。但这并不代表奥斯陆市民就会因此特别暴露在危险中，因为每年七月歹徒似乎也喜欢放个小假。七月是犯罪特警队的淡季，需要特警队出马的案件量在这个时期明显偏低。

莫勒的手指在贝雅特·隆恩的名字旁边停下，然后拨打鉴识中心的电话。鉴识中心位于科博街，是警方的刑事鉴定部门。无人接听。莫勒等待电话被转接到总机。

“贝雅特·隆恩在化验室。”一个响亮的声音说。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莫勒，可以帮我把电话转接给她吗？”

莫勒等待着。把贝雅特从犯罪特警队招揽到鉴识中心的人，是最近刚退休的主任卡尔·韦伯。莫勒将这件事视为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证明，即男人唯一的驱动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基因永传后世。显然韦伯认为贝雅特的基因跟他的基因有许多相似之处。乍看之下，韦伯和贝雅特有着天壤之别。韦伯性情乖戾，暴躁易怒，贝雅特则有如一只安静的小灰鼠，从警校毕业之后，只要有人跟她说话，她就会害羞。但韦伯和贝雅特拥有相同的警察基因：对工作充满热情，只要一嗅到猎物的气味，就能排除其他事物，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刑事线索、间接证据、录像或模糊的描述上，直到案情出现眉目。有些嘴巴恶毒的人会说韦伯和贝雅特应该属于化验室而不属于警察团体，因为警察团体对人类行为知识的重视更胜于足迹或夹克线头。

韦伯和贝雅特会同意他们属于化验室，但不会同意足迹和夹克线头不重要。

“我是贝雅特。”

“嘿，贝雅特，我是莫勒。在忙吗？我打扰到你了？”

“是啊。有什么事吗？”

莫勒简短说明案情，给了贝雅特地址。

“我会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去。”他说。

“有谁？”

“我得看看能找到谁，你知道，现在放假。”

莫勒挂了电话，手指在值班表上继续往下滑动。

他的手指停在汤姆·瓦勒的名字上。

汤姆的休假日期栏一片空白。莫勒对此并不感到诧异，他有时会纳闷汤姆究竟有没有休过假甚至睡过觉。汤姆是部门里最优秀的两位明星警监之一，他总是随时待命、精明强干，而且几乎都马到成功。和另一位明星警监正好相反，汤姆办事可靠、工作记录毫无瑕疵，每位同事都尊敬他。简而言之，他是主管梦寐以求的理想下属。汤姆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等时机成熟，他十有八九会成为莫勒的接班人，坐上犯罪特警队队长的位子。

莫勒拨打电话。电话发出信号不良的吱喳声，穿过薄薄的建筑隔板。

“我是汤姆。”电话那头响起洪亮的声音。

“我是莫勒，我们……”

“请你稍等一下，莫勒，我正在接其他电话。”

莫勒一边等待，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汤姆有可能成为犯罪特警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莫勒有时会觉得，将自己的职务交付给汤姆，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会不会是因为汤姆太年轻了，还是因为那两次枪击事件？汤姆曾两次在执行逮捕行动时拔枪射击嫌犯，他是警界的射击好手，自然两次都成功射杀嫌犯。矛盾的是，莫勒知道其中一起枪击事件正好可以把队长职位送进汤姆手中。独立警察调查机构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汤姆开枪并非出于自卫，调查报告更指出汤姆在这两次紧急事件中都展现出

优异的判断力和机警的反应。这份报告等于替汤姆这位队长候选人做了最有力的背书。

“抱歉，莫勒，我刚刚在打手机。有什么事吗？”

“有任务了。”

“终于有了。”

两人的对话短短十秒就结束了。现在莫勒只需要再找到一个人就好。

莫勒想找哈福森，但班表显示哈福森回斯泰恩谢尔市的老家去了。莫勒的手指继续在值班表上往下滑动。休假，休假，病假。然后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他叹了口气，这个名字正是他暗自希望可以避开的。

哈利·霍勒。

哈利是独行侠、酒鬼、部门里最恣意妄为且令人头疼的人物，此外他还是除汤姆之外，警署六楼犯罪特警队最优秀的另一位明星警监。若不是哈利具有出色的办案能力，而且多年来莫勒一直为这个有严重酒瘾的警察保驾护航，他可能早就被逐出警界了。在一般情况下，莫勒会第一个打电话给哈利，把任务指派给他，但现在的情况并不寻常。

或者换个说法：现在的情况不只是不寻常，简直是异常。

事情是上个月爆发的。当时哈利花了一整个冬天重新调查一件旧案，命案死者是哈利最要好的同事爱伦·盖登，陈尸地点是奥克西瓦河畔。命案发生后那段时期，哈利对其他案件完全失去兴趣。爱伦命案在许久之前就宣告侦破，但哈利却越来越耽溺在这起命案中。老实说，莫勒已开始担心哈利的精神状态。四周前，哈利走进莫勒的办公室，提出令人心惊的阴谋论，引发了冲突。基本上，哈利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汤姆提出异想天开的指控。

接着哈利就消失了。几天后，莫勒打电话去施罗德酒吧，证实他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哈利又开始酗酒，喝得烂醉如泥。为了掩饰哈利的旷工，莫勒再次把哈利的职务排开，列为休假。一周后，哈利来了警署一趟，但

只是露个脸而已，如今一晃四周过去，他的休假已然结束。

莫勒看了电话一眼，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现在是下午五点三十分，警署前方的公园却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爱晒太阳的人英勇地暴露在酷热之中。格兰斯莱达街上有几家店铺的老板坐在凉棚下，旁边是他们贩卖的蔬菜。就连马路上的车子也行驶得比较缓慢，尽管这时并非高峰期。莫勒用双手向后捋过自己的头发，这个老习惯已经跟了他一辈子，他妻子说他应该改掉，以免别人以为他是在遮掩假发发片。难道除了哈利之外真的没有别人了？莫勒望着一名酒鬼摇摇晃晃地走在格兰斯莱达街上。莫勒猜想那酒鬼可能是要去渡鸦酒吧，但渡鸦酒吧一定不会卖酒给他，最后他可能会去拳手酒吧，也就是爱伦命案的调查行动被断然终止的地方。也许哈利的警察生涯也在那时被终止了。莫勒承受着压力，他必须很快做出决定，怎么解决哈利这个麻烦。但哈利的事毕竟比较长远，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处理手上的案子。

莫勒拿起话筒，思索着他即将做出的安排，也就是指派哈利和汤姆去侦办同一件案子。这种长假总是很折磨人。电话发出的电子脉冲从塔叶、托普及奥尔森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获奖警署大楼，传向秩序良好的挪威社会，让苏菲街一间屋子里的电话响起；这间屋子被混乱所主宰。